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五十三回 懷寧侯閉戶躲災 徐夫人細問端詳

話說濟仙出了園門正往前走，只見歐道爺兒兩個跟出門來，走到面前雙膝跪倒說：「多蒙相公恩德救了性命，不知怎樣答報。」濟仙說：「恩德倒不用報，只有兩句言語須要謹記，從今以後假靈丹不可騙人，假符水不可哄人，你師徒就此去吧。」師徒二人滿心歡喜，叩頭爬起回天壇而去。濟仙也撲下處，走到總路口上，只見微仙早在那裡等著，師徒相見，彼此大笑。微仙把供狀交與濟仙說：「教長，供狀已經有了，不知幾時結案？還有一件，我今離了他家，那婦人無人保守，倘若失了貞節，如何是好？」濟仙說：「不妨，我已用話震住惡豪，包管他不敢妄動，要結此案只在三五日內。」二人一行說話到了寓所，見了蘇九宮、韓慶雲，把前言說了一遍，大家笑了一番。濟仙說：「供狀已入吾手，必須叫惡人自投羅網方顯手段。」且不言眾道友談論，再說孫豹，打濟仙去後，家宅雖然清淨，還怕妖邪再來，遂依著濟仙的話，叫人收拾了一間僻靜書房，閉門靜坐，要東要西只叫小廝來送，凡係陰人一概不許見面。吳月蓮在蝸牛居住了兩日，倒也清靜。這個風聲傳到孫豹的正室夫人耳中，他這夫人原是定國公徐老爺的女兒。這位小姐雖然賢惠，仗著是國公之女把孫豹管的伏服在地，凡係納妾先要稟明大奶奶相看過了，叫他娶他方敢娶，所以孫豹的妾俱是平常。那日濟仙淨宅，微仙裝神裝鬼，大呼小叫，早驚動了徐氏，徐氏再三追問丫鬟，丫鬟把淨宅的始末告稟了一遍。徐氏聽了不由的動怒說：「好你這些奴才，既是家主做出此事，為何不來稟我？快去把那婦人叫來。」丫鬟答應，急忙出來到了掌家婆的房中，說：「大娘了不得了，蝸牛居上的事情被大奶奶知道，叫我叫那婦人前去見她。我想老爺說叫瞞著主母，如今叫她前去，老爺見怪如何是好？」掌家婆說：「無妨，我聽說淨了宅老爺還在僻靜房中，三日不見陰人，暫且領那婦人前去，見了大奶奶再作商議。」言罷同丫鬟到樓上向吳氏言道：「娘子不必煩惱，如今妖也除了宅也淨了，我家老爺也改了心了。正夫人大奶奶叫你去見她，這位奶奶心慈好善，你去求她做個主兒，把你送回家去也未可定。」

吳氏聽了半信半疑，只得跟下樓來走到徐氏房中，見那夫人端然正坐，妝梳雅致，氣象嚴肅。掌家婆把吳氏拉了一把說：「娘子，這就是我家夫人奶奶，快快拜見。」吳氏聞言，上前跪倒，叩頭起來，滿面淚流，口中只叫夫人救命。

徐氏奶奶抬頭一看，只見吳氏溫柔典雅，美麗絕俗，並不是下賤之人。看罷開言，說：「那一婦人，家住哪裡，姓什名誰，怎麼到了我這府中？從實說來。」吳氏見問帶淚開言，把家鄉住處丈夫的姓名和上廟被搶硬要成親的話細細說了。徐氏說：「我只當是買來的小妾，並不知有這等事情，若不是今日淨宅，我怎得知道。你也不用悲傷，就在我房中靜坐半日，我差人叫了你家人來領你回去。」吳氏聽見這話即忙叩謝，遂在徐氏房中靜候消息。

徐氏叫掌家婆吩咐管家到萊州衛衛找蔡先覺來接吳氏，管家的聽了這話心內犯難，有心找了蔡先覺來，恐怕老爺要尋不是；有心不去，又怕徐氏不依。想了會子想出一個主意，在外邊混了半天，回家回信說：「到蔡家門口鎖著大門，問及鄰舍，說是他家的人往天津去了，給蔡先覺報信還得四五天才能回來。」徐夫人聽了信以為真，就把這話對吳氏說了，說：「你在我這房中且住三兩日，等你丈夫回來，我把你交付與他，彼此都好放心。」吳氏無奈，只得耐等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一枝梅奉濟仙的差遣往天津衛與蔡先覺報信，連一日到天津道爺衙門，煩門上的傳話，說是蔡相公的家中有天大的事情，有人前來報信。門上的傳到裡邊，蔡先覺聽說這話，連忙出來見了苗仙，問及情由，苗仙把吳氏上廟被懷寧侯看見倚勢搶了去的話說了一遍。蔡先覺半信半疑，說：「親翁尊姓，怎麼知道我家的事情？」一枝梅說：「相公不知，在下姓王草號小山，就在相公對門居住，一些街坊見事不平，所以湊了個路費，煩我前來。如今還有回頭的牲口等著要走，就此要告別了。」言罷拱手揚長而去。

蔡先覺轉身進署，在書房之中見了道台，把來人的話從頭說了。道台說：「先生，懷寧侯素行霸道，此事或者有之，若是這事果真，東城察院包御史是我的同年，為人忠誠耿直，待我修書一封在他台下告狀，他好與你做主。」言罷，修了一封書信交與蔡先覺，吩咐備上兩匹快馬，差一名長隨去送。蔡先覺即忙收拾行李，辭了道台，同長隨起身星夜往京城而去。

不消兩日的工夫進了京城，到了自己門首，街坊鄰舍齊圍上來告訴他妻子的事，適趕著小廝丫鬟一齊出來，見了主人也是哭訴前因。先覺把市人讓到家中說：「列位，我家不幸遭此不測之事，等到明日告狀，求列位做個干證，不知意下何如？」眾人齊聲言道：「似這無法無天之事，人人痛恨，我們情願俱做干證。」說罷，一齊報名，先覺一一記了清單，向眾人問道：「對門有位小山王爺沒有？」眾人說：「街上並無此人。」先覺聞言也不再問，吩咐小廝看茶。眾人說：「不用，明日去告，通知我們一聲就是了。」言罷拱手各自散去。先覺叫小廝買了些現成的吃食，自己和長隨吃了，打發長隨安了歇。自己秉燈取過文房四寶，自寫呈詞，提筆寫道：

具呈生員蔡先覺，為惡徒不法倚勢行霸搶人妻子事情。緣生作幕在外，家中無人，生妻吳氏因有口願，往東嶽廟中降香，不意被惡豪懷寧侯看見，見色生心，硬行搶奪。似此無天無法，欺壓良善，治下小民何以堪此，叩懇恩准提審嚴究，感戴無既。

寫罷，將眾街坊的名字開在後邊，以為干證。息燈就寢歇了一夜。次日清早起來，請著街居帶著長隨，到了東城察院，先叫長隨投進書去，包爺拆書一看，原是天津道托付給蔡先覺做主判斷官的幾句言語。包爺看罷，立時升堂，放蔡先覺同眾人打偏門進去，手舉呈詞雙膝落跪。包爺叫書辦接過狀子，看了一遍說：「蔡先覺，你家這件事情是本院親眼見的，自然要秉公判斷。原告干證俱各回家聽候傳審。」先覺同眾人答應，起身出去。

包爺隨即叫書辦寫了牌票，親自用硃筆標了，差四名皂隸去拿懷寧侯孫豹前來聽審。當差的皂隸接票一看，跪在案前說：「回大老爺，懷寧侯權勢太大，小的們如何能以拿他，還求大爺想個計策。」包爺聽說不由的大怒說：「好一些沒用的奴才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，哪怕他有權勢！若要再說不去，活活打死！」包爺正然發怒，報門吏上前稟道：「回老爺，有個齊相公號三點前來一見。」包爺聽說，知是濟仙到來，吩咐開門，後堂相會，門上的答應一聲，跑將出去，把小塘引至後堂和包爺見面，分賓主坐下。小塘開口問道：「前日廟上那件事情，聽說那婦人的丈夫回來，現在台前告狀，不知真否？」

包爺說：「呈詞我已准了，立時出票前去捉人，誰知皂隸都不敢去，先生既然前來，看是怎樣拿他，望乞指教。」濟仙說：「難怪皂隸不敢前去，懷寧侯萬惡滔天，牙爪又多，如何拿的。依學生愚見，先把原告藏在內衙，再寫出一面牌去，就說是蔡先覺訴告懷寧侯一事，專候被告自來投首，有據有證審明定奪。不過三日，包管惡豪自投羅網。他若不服，現有他親筆供狀在我手內，給他一看自然成招。」言罷，從袖內取出遞與察院，察院接過看了一遍說：「先生，這供狀是從哪裡得的？」濟仙就把微仙裝邪，自己替他淨宅誣寫口供的話說了一遍。察院聽說滿心歡喜，方知濟仙是個異人，說：「齊先生真神人也，費盡心機，為民除害，等著治服惡豪，本院必定上本，叫萬歲知道先生這片好心。」濟仙說：「學生何能，多承大人台愛。」言罷告辭，包爺送至堂口。濟仙說：「大人，從今日算起到第三日，先把原告干證傳來伺候，衙役們兩邊站班，不過午時，惡豪同那民婦一準前來。」說罷，拱手出衙而去。

包爺回至堂上，把方才那張牌票消了，吩咐班頭暗把原告傳來在衙中住著，聽候發落。班頭去了，把堂上一面掛牌依著濟仙的言語寫了掛將出去。百姓們見了，俱在暗地裡談論，說是察院做的這件事情不近情理。這且不表。